

枫林山谷的水泥路有3米多宽,鲜有车辆行驶,年轻人骑辆电瓶车去水库钓鱼,去看春花秋叶。老年人结伴去山谷散步,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傍晚,吃了饭,妇人也去散步,三五成群,晚霞披肩,说说笑笑,夜莺鸣声于耳,白鹭一行行归巢,孩童们骑着童车比赛。这是一条幽静的山谷,溪涧潺湲,芒草伏在路边,草蓬高过人肩。油茶树、枫香树、板栗树、木荷树覆盖了山坡。

山中一时阴晴一时雨。雨是阵雨,哗哗哗泻了下来。散步的老人腿脚走不快,淋得浑身透湿。我也常去散步或爬山,沿着山谷走三公里,到了八步岭脚下,去观察植物。两溪汇流处,有丹枫亭隐于山谷,站在亭前眺望,半个郑坊盆地尽收眼底,高高的灵山游龙般腾空而来。每次眺望,我心想,山道两边有林荫道就好了,既可以遮阳,又可以形成风景带。2021年腊月,我决定在路边栽树。村民周文涛、乐易河、李义贞、徐远十,是十分热心公益的人,我便找他们商议。我说:我们栽一条林荫道出来,树不要去买,请人去山上挖,就种我们本地树种,村以枫扬名,我们就多种枫香树。他们很赞同这个想法。

金岗山村有个爱种树的人,叫符臣忠,辨识很多山上树木,既会挖树又会种树。乐易河请符臣忠来挖树种树,说:你明天就来挖树,早种一天就早长一天。

符臣忠带了三个村民上山。两人挖树洞,两人挖树。一棵树两人抬下山栽种。栽了两天,冬雨来了。我有些急,抬头望着天,盼着雨早些歇。可雨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大地的请求,不会吝啬自己的丰沛情谊,酣畅淋漓地馈赠。

过了新年元宵,符臣忠又带着村民上山挖树种树了。徐远十打电话给我,说:库坝脚下是片石坡,挖一个树洞花费一天工,栽一棵树下去,真不容易。我明白栽一棵树有多难。我没什么爱好,就爱种树。种树多好啊,看着树抽芽、散枝、盖冠,树开花了,鸟营巢了,一棵树成了一个世界。我每去一个地方生活,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种树。有一天,我离开了生活的地方,种下的树还在,树就结满了我的念想。人活着,就是为了有念想。我对徐远十说:忙过了手头上的事,我就回枫林,看看那些树。手上的事就是一根线,越拉越长。3月是树发芽的季节,我必须回去一趟。对于我来说,树木发芽叶是一件大事。发芽是树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我去山谷。从石崖门到八步岭,约3华里长,栽种了187棵树,有枫香树、

栽树记

傅菲

■ 傅菲

有水,树扎不了根须。我望着陡峭的山坡,想起了种树人。他们扛着铁铲、锄头,满山寻找合适的树,挖下来,用手抬下来,掘石取洞,栽下去,浇水,夯实,山上的树才扎根在山下的路边。树艰难地发幼叶,还要艰难地生根,就像移居去异乡讨生活的人。乐易河说:种下的每一棵树,我们都要保护好。

过了半个月,徐远十打电话来,歉疚地说:昨天,我去查看树,发现有两棵树被人刨了皮,一棵树被人砍了3刀,不知道是谁这么害害。我没守好树,对不起周干萌捐资种树。

我安慰徐远十,说:这是小孩玩乐,不要去在意,年底我们补种吧。话是这样说,但我心里很是难受。我抽空回枫林,又去查看一次。从石崖门到大坞门,栽了40余棵树,大部分发了幼叶的树,凋叶了,还有10余棵连幼叶也没发。山谷口有人养羊,羊角挠进树干蹭痒,松动了根部,根须吸收不了水分,致使部分树不发幼叶或发了幼叶也凋谢。羊是乱吃乱跑的,谁也看管不了。库坝坡上枫香树发了新枝,幼叶嫩红,红粉如霞。曾以为枯死了的桉木又发了青白色的芽叶。每一片树叶都是珍贵的。新鲜的树叶是生命的希冀。我仰头看着挺拔的树干,幻想着十余年后,蓬勃如盖的树冠上鸟鸣啾啾。

前几日,家母病弱,我回去给家母烧饭。我每天去山谷,那些死去的树和发了新枝的树,都值得我天天去看望。刨了树皮的枫香树虽然被徐远十以薄膜包扎了,但还是霉了木质,死得彻底。被砍了3刀的枫香树,却散发了很多新枝,幼叶满枝。每一棵树,有属于自己的命运。发了幼叶的树,不一定可以挺过夏秋,至今没有发芽叶的树也不一定会死。这是树的命数。

守封禁山的老五,和我一起去山谷散步。我对老五说:山谷里的樟树、枫树、木荷、冬青,你得好好守着,既是风景,也是我们的命根,没有树就没有泉水,我们无水可喝。

老五说:我是个守山人,知道一棵树长起来不容易。我守着它们,守到我老。

五裂槭、樟树、桉木、土松、赤楠(土名羊骨卵)、大叶冬青(土名土榿)、野樱(土名野桃树)、野枇杷、杜仲、野山柿。我一棵一棵查看,是否发幼叶,是否松根。我数了数,已发芽的树,有142棵。我对乐易河说,发幼叶率很高了,种树人还是有水平,有些树没有发幼叶,过些天还会发出来,但树是否成活,还要过了秋天才知道。

夏秋干旱,新栽的树很难挺过去。树扎不下根须,唯一的结局便是死亡。没有水,树扎不了根须。我望着陡峭的山坡,想起了种树人。他们扛着铁铲、锄头,满山寻找合适的树,挖下来,用手抬下来,掘石取洞,栽下去,浇水,夯实,山上的树才扎根在山下的路边。树艰难地发幼叶,还要艰难地生根,就像移居去异乡讨生活的人。乐易河说:种下的每一棵树,我们都要保护好。

过了半个月,徐远十打电话来,歉疚地说:昨天,我去查看树,发现有两棵树被人刨了皮,一棵树被人砍了3刀,不知道是谁这么害害。我没守好树,对不起周干萌捐资种树。

我安慰徐远十,说:这是小孩玩乐,不要去在意,年底我们补种吧。话是这样说,但我心里很是难受。我抽空回枫林,又去查看一次。从石崖门到大坞门,栽了40余棵树,大部分发了幼叶的树,凋叶了,还有10余棵连幼叶也没发。山谷口有人养羊,羊角挠进树干蹭痒,松动了根部,根须吸收不了水分,致使部分树不发幼叶或发了幼叶也凋谢。羊是乱吃乱跑的,谁也看管不了。库坝坡上枫香树发了新枝,幼叶嫩红,红粉如霞。曾以为枯死了的桉木又发了青白色的芽叶。每一片树叶都是珍贵的。新鲜的树叶是生命的希冀。我仰头看着挺拔的树干,幻想着十余年后,蓬勃如盖的树冠上鸟鸣啾啾。

前几日,家母病弱,我回去给家母烧饭。我每天去山谷,那些死去的树和发了新枝的树,都值得我天天去看望。刨了树皮的枫香树虽然被徐远十以薄膜包扎了,但还是霉了木质,死得彻底。被砍了3刀的枫香树,却散发了很多新枝,幼叶满枝。每一棵树,有属于自己的命运。发了幼叶的树,不一定可以挺过夏秋,至今没有发芽叶的树也不一定会死。这是树的命数。

守封禁山的老五,和我一起去山谷散步。我对老五说:山谷里的樟树、枫树、木荷、冬青,你得好好守着,既是风景,也是我们的命根,没有树就没有泉水,我们无水可喝。

老五说:我是个守山人,知道一棵树长起来不容易。我守着它们,守到我老。

歪。蚊虫叮咬,蚂蟥吸血,苦不堪言。刚开始,腿上蚂蟥都是父亲帮我拿开,浪费父亲很多时间,我心怀愧疚,且信心大失。父亲看出端倪,耐心地说,丫头,别灰心,慢慢练,熟能生巧。插秧时要注意手的力度,用力过猛会把秧苗淹了,用力太轻则秧苗会浮出水面。再有蚂蟥时,要自己拿掉,勇敢点!继续努力、加油!你一定会成功的!

母亲端来茶水,看我满头大汗,累得好惨,腿上还流血,十分心疼地说,小翠呀,你别急,慢慢来,上来歇歇……但我性子很犟,每次插秧都到天黑才归。悠悠地插,慢慢地练,细细地品,感觉越来越好,秧棵基本没有漂在水面上的了,间距和行距也都控制得比较好。特别是遇到蚂蟥,不再大喊大叫,随手一抹,像赶蚊子似的!父亲会心地笑了,母亲夸我插秧比她强,她的“鹅掌风”手得到休憩了。后来,我高中毕业,正逢分田到户,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再后来,我去社办厂工作,上班第三天,我们七八个丫头就被派到一户农家插秧,幸好在家里练过,既没“丢相”,还受夸奖。

一晃数十年,而今再忆往昔,蓦然发觉与大地亲密接触的原始劳作,虽虽辛苦劳累了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深切地体验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同时,还赐予我更多的智慧与启迪。此外,在劳动中,我也收获了快乐,看到一块块方镜似的水田,经过自己精心梳理、装扮,披上了绿色漂亮的“嫁衣”,心里就像喝了蜂蜜茶一样甜,充满了幸福感和成就感。

老舍曾言“人不动连棵花也养不活。”果真如此。

文艺随笔

《梦华录》里说文物

刘亭亭

近日,电视剧《梦华录》正在腾讯视频热播,此剧取材于关汉卿的元曲名作《赵盼儿救风尘》。除却原有的“救风尘”情节,故事重点放在了赵盼儿、孙三娘和宋引章三姐妹开茶馆的曲折经历及顾千帆与赵盼儿的爱情故事上,跌宕起伏的剧情确实引人入胜。颇具古风的情景和清雅唯美的道具也是剧中一大看点,其中包含的各种文物元素更是被观众所乐道。

剧情之初,皇城司指挥顾千帆因追查《夜宴图》来到钱塘,与王主赵盼儿相识,《夜宴图》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重要物件。单从画名来说,观众自然会联想到五代顾闳中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此画是顾闳中受南唐后主李煜的暗中御令,赴大臣韩熙载家中描绘其宴饮赏乐的场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的引首,就有明初篆书名家程南云题写的“夜宴图”三字。籍其名气,剧中《夜宴图》的画名应取自《韩熙载夜宴图》无疑。

据赵盼儿所说,《夜宴图》画的是西川路转运使薛闳在沙漠里夜宴的情景,主人居中客人居两侧,并有歌舞鼓乐。从画面内容来看,与《韩熙载夜宴图》明显不同。《韩熙载夜宴图》确有主、客之分和歌舞鼓乐,但都在室内,且有五个场景之多。另外从剧中人物杨玉判和赵盼儿口中可知,《夜宴图》为王霭所画。王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中记有“王霭,京师人,工画佛道人物……晋未与王仁寿皆为契丹所掠,太祖受禅放还,授图画院祗候。遂使江表,潜写宋齐丘、韩熙载、林仁肇真,称旨,改翰林待诏。”

从记载来看,王霭为五代至北宋早期画家,与韩熙载确有交集,曾被宋太祖派去南唐执行与顾闳中类似的任务:“潜写宋齐丘、韩熙载、林仁肇”,宋、韩、林三人皆是南唐的肱股之臣,此次宋太祖派遣王霭潜入为其画像,应是为随后攻占南唐做的战前准备之一。所以王霭确实曾为韩熙载画过像,但画作应不是《夜宴图》。编编剧《夜宴图》的画者定为与韩熙载有关的王霭,明显是查过相关的画史资料。

宋人所著的《梦粱录》中载:“人家每日不可或缺者,柴米油盐酒酱醋茶。”由此可见此时饮茶已与饮食一般,是为宋代生活所需。《梦华录》女主赵盼儿的“九九归元茶”所用茶具最是让人惊艳——一作秘色,一作粉青,一作梅子青,一作红窑变,一作黑色,一作白色,一作米黄冰裂,一作天青,一作兔毫。明越窑、邓耀柴,饶、龙泉,定,至唐以来至国朝,宫中所爱之九色名瓷,尽在于此。”

赵盼儿所说的九色名瓷在唐宋历史上确有其物:“秘色”即是秘色瓷;“粉青”和“梅子青”是龙泉窑的经典釉色;“红窑变”可能是钧窑的玫瑰红;“黑色”和“兔毫”自然以建窑黑釉瓷盏最负盛名;白瓷则以邢窑和定窑为魁;“米黄冰裂”是遍身冰裂纹的哥窑无疑;“天青”之色,有诗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剧中应指以青釉著称的柴窑或汝窑。

后句“明越唐、邓耀柴,饶、龙泉、定”也点出了几处名瓷,南宋叶真的《坦斋笔衡》有言:“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由此可见当时的唐州、邓州和耀州俱以烧造青瓷为主。此外,明州和越州为现在的宁波和绍兴,都为传统的越窑烧造区,陆龟蒙曾有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所以“明越唐、邓耀柴”全是烧造青瓷的窑址。“饶、龙泉、定”中,饶州即是现在的景德镇附近,宋代以烧造青白瓷为主;龙泉青瓷的烧造延绵至今,自不必说。

宋代瓷器主流的审美以釉色为上,清雅莹润方为上品,尤以青瓷为最,《梦华录》中多次出现青瓷:像茶汤巷的胡掌柜与赵盼儿斗茶所用瓷盏,形似龙泉窑青釉斗笠盏;赵盼儿做“茶百戏”时,一旁的青釉耍线缠枝花纹碗为耀州青瓷。不过以“斗茶”来说,建盏才是首选,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曾叹曰:



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注盂、温碗(故宫博物院藏)。



《梦华录》斗茶剧照。

“建盏胎骨既厚,宜于久热,且釉色黑,水痕易验,故最宜斗试。”所以从斗茶所用瓷盏上来说,剧中的赵盼儿已经略胜胡掌柜一筹。

除却琳琅满目的各色瓷器,金、银铤也是《梦华录》中比较出彩的道具之一。为讨要定情信物同心佩,欧阳旭曾托仆人德叔赠给赵盼儿黄金八十两。另外顾千帆下钱塘查询《夜宴图》之际,还引出钱塘知县郑青田私开海禁的案子,剧中有个场景是郑青田在一堆金、银铤旁,告诉下属魏为如何贿赂上级官员,以便追杀顾千帆。剧情中出现的金、银铤都为束腰、两头圆首的亚字形,这种样式样的金、银铤确实见于宋代。但《梦华录》开剧就点明故事发生在北宋东京(开封),剧中的皇后被怀疑失贞并握有大权,这与史书中宋真宗皇后刘娥的经历相似。此外宋真宗崇信黄老之说并曾封禅泰山,在其天禧年间也发生过“帽妖案”,所以《梦华录》的时代背景应是北宋真宗时期。

从考古出土的北宋早中期的银铤来看,虽然也是束腰亚字形,但两头一般平直,束腰圆首的金、银铤多见于南宋和金朝,宋真宗在位为北宋早期,剧中金、银铤形制明显与时代不符。古代银铤的底部大都有蜂窝状的孔洞,上部有明显的同心丝纹,剧中的道具也有明显的丝纹,可见做工确实优良,只是没有底部的蜂窝孔洞算是一处小纰漏。为从周舍手中救出宋引章,赵盼儿只得向顾千帆借十两黄金。顾千帆说手头没那么多钱,赵盼儿却说在他身上摸到过两大块黄金,他给自己的金子就是这上面的钱。看到这一段很多观众可能会疑惑,从金牌上取下金子,赵盼儿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其实在清末未流行重量、成色一致的机制银元以前,除却已铸好成型有标准要求的金、银铤(铤),市面上大量流通着大小、重量甚至成色不同的称量金、银货币。比如甲地银两到了乙地,有时要重新切割甚至重熔在古代都司空见惯。

赵盼儿为在东京开店,曾将钱塘的全部家当委托陈廉帮忙换成“飞钱”,然后在东京直接取现。飞钱这种兑换业务在唐代就已出现,《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飞钱凭纸券取钱而不必运输,是一种极为便利的汇兑手段。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曾借鉴飞钱,《宋史·食货志》有记:“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另外交子产生的时间也在宋真宗时期,宋仁宗时刘娥主政还建立了益州交子所。

除却金、银铤的问题,像赵盼儿在嘉兴驿站内所用白色执壶明显是唐代器形;“粉青”和“梅子青”其实是南宋龙泉窑才流行的釉色,这些也与时代不符。不过,《梦华录》毕竟只是一部古装影视剧,能通过仿古器将宋人饮食文化介绍得如此之美,已经足以让观众叹为观止了。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以梦为马

辣汤饭和糟粕醋

肖若洋

► 开栏的话

即日起,文化周刊·椰风增设新栏目“以梦为马”。此栏目主要为海南本土年轻人开辟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作者主体为有一定写作功底青少年,包括在校学生。欢迎热爱文学的年轻人,我们等着被你的作品惊艳。

水巷口地段的骑楼老街上,有一家辣汤饭做得特别正宗。辣汤饭是海口本地的一味特色小吃,老海口人,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吃碗辣汤饭。辣汤饭辣得慌,吃完后,脑瓜子就特激灵,可以继续去约朋友喝老爸茶了。

骑楼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返乡华侨所建,整体采用了东南亚的建筑风格,隐隐还可看到些希腊柱式建筑的影子。待进得骑楼,七拐八拐,感觉绕了好几个大圈,又穿过几条巷子后,才看到这家正宗辣汤饭店的门脸。店铺坐落在巷子深处,店面不大,门头头挂着“姚记”的牌子。外墙斑驳,浸在时间的风雨里。店内墙面连腻子都没涂,水泥墙体,橙色凳子,白色长条餐桌,座位寥寥数个,也就只能坐十几人。看上一眼,每一个都吃得那么专注。

辣汤饭十余元一份,向老板娘要上两份,不多时便端了上来。直至此刻我才知道,所谓的辣汤饭,就是辣汤和米饭。不锈钢碗,一碗猪肚辣汤,一碗米饭,就着猪肚汤吃米饭,就是辣汤饭。猪肚汤撒了大把胡椒粉,喝起来直呛嗓子,冲脑门,连眼泪都给你逼出来,也不枉了这辣汤饭中一个“辣”字。海口空气湿度大,潮气也大,人就容易湿气重,需要吃辣的东西来冲和。海口的辣汤饭,就是用胡椒粉治住这股子潮气。辣汤饭浇入米饭中,端起碗半嚼半咽吞下去,直吃得大汗淋漓,好不畅快!早晨一碗辣汤饭,便足以让人快然自足。

卖豆腐的有时也卖凉粉,卖鸡脖的有时也卖烤鸭,卖辣汤饭的也一般会卖糟粕醋。糟粕醋是文昌特产,在整个海南岛都很流行。与辣汤饭一样,糟粕醋也辣;与辣汤饭不一样,糟粕醋只是微辣,不经意间会感到些辣,是蜻蜓点水的辣,不走心的辣。且用的是辣椒,并非胡椒。糟粕醋有几百年的历史,差不多也就是辣椒传入中国那时候就出现了,算是一个有历史的小吃。至于为何不用胡椒——那时胡椒价格还在天上飘着呢,老百姓哪吃得起。

如其名,糟粕醋最重要的就是糟粕,实际就是酿酒所剩酒糟再次加工而成。再放入辣椒等辅料,还可在其中加入石姜、海鲜等,便成了这味独具海南特色的小吃。

若论糟粕醋哪里做得最好,当是文昌铺前镇排第一。开店的不在店头挂个“铺前糟粕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卖糟粕醋,尽管厨师来自海南各地,不一定是铺前的。这一点倒和兰州拉面馆有点像,青海人会做生意,在外看到的兰州拉面馆大都是青海人开的,而真正的兰州人却没几个出去做拉面馆子。这些年里也不知多少青海人靠着兰州拉面发家致富了。

我只吃过一回真正的铺前糟粕醋。前年与无人机飞友一同去文昌航拍,下午飞完了,晚饭便在铺前解决,顺便在店内给飞机充充电。既已来到铺前,不吃点糟粕醋怎能行?

糟粕醋和米酒的颜色有点像,呈浑浊的白色,再配上辣椒的红,猛一看,倒是有些喜庆。喝一口下去,酸酸甜甜,嗓子里还有一点辣辣的感觉。醋里有各式各样的常见海鲜,有粉丝,有青菜。汤汤水水,倒是可以讨好喜欢喝汤的北方人。吃着吃着,再喝口汤,连眉毛都要被鲜化了。苏东坡来海南时还没有糟粕醋,若是让他知晓后世有如此味美之物,必大呼可惜。

吃完后已是傍晚,赶着晚霞,我们在铺前旁边的海文大桥起飞了无人机。无人机从数百米的高空俯瞰,大地都披上了彩衣。桥体渐渐隐在了霞光之中,人的伟力与自然奇观交相辉映,实在难得。潮水随着月儿退了下去,露出大片的沙滩,一望无际,令人顿生豪迈之气。

市场上有卖瓶装糟粕醋的。家父在外时,糟粕醋吃得少,却常买这种瓶装的糟粕醋带回家做。他喜欢吃糟粕醋,这种瓶装的卖得便宜,一瓶十元,却能做好几次。我对这种瓶装糟粕醋却感到有些许顾虑。装醋的瓶子是那种饮料瓶,不知从哪儿来的,卫生安全实在难以保障。瓶装糟粕醋一年也买不了几次,又不是天天吃,便由他去吧。

前些日子发现海口有几家火锅店也还卖糟粕醋火锅,引以为奇。尝了一次,味道属实不错,与海底捞的沙棘火锅都是酸甜口的火锅,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此根据当地风味食材来制作特殊料理,就地取材,也是极好的。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